

万家灯火

岁(周)织锦

记忆深处

●龚凉凉

晨光熹微，我又立于诊所门前，手指触到那冰冷的开关，略一迟疑，便按了下去，电动门“嗡”的一声启动。刹那间，总觉得看见两个身影在门口晃动。

父母在时，这门原是手动的，父亲每日天不亮就来，手里攥着一串钥匙，叮叮当当地走近，弯下腰，双脚用力蹬地，双手托起铁门，生锈的铰链发出“吱——嘎——”的声响，像一首古老的晨曲，门开了。他先拿把扫帚将门前三米地扫得纤尘不染，再用抹布将门框玻璃擦得透亮，才转身去，称那些散发着苦香的中药。母亲的手里，提着我从早市上买来的新鲜蔬菜，往厨房去。午后的母亲，左手紧紧攥着保温饭盒，蹒跚着从家里走来，左脚不太方便的她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

我常常透过诊室内的玻璃门，看见停在门口喘气的母亲，用颤抖的手梳理着被汗水打湿的头发，默默地把饭盒放在诊室内的专用桌上，“趁热吃”是她说得最多的话。清蒸鱼、排骨青菜、炒花生，都是我最爱吃的，也是母亲眼中“像样的饭菜”。我知道这些饭菜都是她算准了时间细心做成的。从家到诊所，她要歇好几次，但她执意要送来，谁也劝不住。母亲的身影最后一次出现在这里时，我记忆犹新：那天，她坐在一旁，看着我一勺一勺地吃。母亲，那浑浊的眼睛，以及她的银发，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，手指灵巧地将药材分成小堆，像是在编织一件无形的衣裳。

母亲从来不闲着。诊椅上，她招呼着来来往往的患者。她曾经坐的位置仿佛还在等待主人的归来；父亲站在柜台后，一手扶着秤杆，一手往秤盘里添药，他的动作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秤杆的平衡。父亲的手指修长，捏着中药材的样子像是在抚琴，秤杆微微颤动，他的眼神专注而温柔，仿佛在秤的不是中药材而是时光的重量。母亲也来分拣药材，笑着说“这些人参保得准些”，父亲便笑着回应“放心，我的这双手还稳着呢”，恍惚间，我还能

听见他们的说笑声，他们的声音和着药香在诊室里轻轻回荡。又听见父亲在咳嗽，母亲在唤我的小名，猛回头，却只有空荡荡的候诊室，和那排被晨光照得发亮的塑料椅。

如今，柜台上的药秤依然锃亮，我轻抚过秤盘，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，凝视着诊室，仿佛看见父亲的身影还在那里专注地称着药材，母亲的笑声似乎还在身边。我望着药秤出神，秤盘里秤着的是再也称不回的时光，望着那杆沉默的药秆，望着满柜的药材，忽然觉得这间熟悉的中医内科诊所变得空旷了。药柜上的药依然整齐排列，每一个都贴着父亲亲笔写的中药名标签，他的字迹工整有力，墨迹已经泛黄。

夜幕降临，想起父亲在关铁门时，他的动作很慢，像是在抚摸一件珍宝，铁门合上时，发出一声闷响，震得门框上的灰尘簌簌落下，他站在门前，望着渐渐暗下的街道，背影和暮色融为一体。诊所门外的灯还亮着，这时，母亲又来了。端着一碗参茶，她的手有些抖，茶水在碗里荡起细小的涟漪，我接过茶碗时触到她粗糙的手掌，那里布满岁月的沟壑，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站在诊所门口，直到我喝完最后一口。

铁门的声音远了，母亲的脚步也远了。父母用最笨拙的方式守护着儿女的梦想，就像守护着这扇铁门，三十年来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铁门的声音像一根细细的银针，轻轻挑开我的记忆。我常常在开关铁门的刹那间恍惚……

母亲去后的八个月整，父亲也走了。我们都明白，每天的他们俩，一前一后，无论是上街或访亲戚，任何事总是母亲先开路，父亲随后而至。人们都说时间能冲淡一切，可这门每日的开合之际，往事便如潮水般涌来，将人淹没。我渐渐明白，有些记忆是嵌在骨头里的，随着年龄增长，非但不会消退，还会生出新的血肉来。

夜深人静时，我常常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，铁门内外，隔着的不仅仅天上人间，还有永远无法跨越的思念。

烟(大)诗行

童年仿佛是很遥远的事了。那时候我们住在福州五四路华侨大厦后面的宿舍楼。

儿时记忆最深的是锅边糊，那是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又最难忘的食物。每至周日，我常去山下外公外婆家。那房子在福州五中旁边巷子里，是座白墙灰瓦砖木结构的老宅。

外婆身材矮小，背微驼，走路时两脚擦地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我去外公外婆家的日子里，外公常常在一丝不苟地写毛笔字，以楷书和隶书居多。外婆则在大厅里编热水瓶竹外壳。见到我，外婆必停下手中的活，提上一个印花搪瓷大牙杯，带着我去街口那家锅边糊摊子，摊主见了她，便会舀一勺米浆沿锅边浇下，

外婆的锅边糊

●倪怡方

待其凝固成薄片，铲入汤中。外婆总是一旁看着，不时叮嘱“快一点哦”。

那锅边糊，料极简单。不过是米浆凝成的面片，浮在清汤里，间或有些青菜叶，几粒小虾皮，再撒上一把蒜苗末。外婆端回家时，汤还滚烫，蒜苗的香气从杯口钻出来，在大厅里飘荡。我每每趴在地上，看那热气在阳光里扭曲上升，竟觉得比什么山珍海味都要稀罕。

外公个子不高，人精瘦，平时寡言少语，他要么手捧一卷线装书，凝神专注阅读，要么一支羊毫笔上下飞舞，挥洒自如。我喝锅边糊时，他会转头微笑地看我一眼，嘴角微动，却不出声。外婆则坐在旁边，手里继续编着热水瓶竹外壳，不时问我“够不够咸”。其实那锅边糊味道极淡，虾皮的鲜与蒜苗的香交织，倒也不必再加盐了。

后来我跟着父母去了山乡，再回泉州直至参加工作，每次重回福州，第一件

事便是去外公外婆家。无论冬夏，那搪瓷牙杯总会等着我。冬日里，锅边糊的热气糊在眼镜片上，我便摘了眼镜，在朦胧中啜饮。外婆说，眼镜戴久了伤眼，不如多吃些锅边糊，“米浆养人”。我笑她迷信，却也将汤喝得一滴不剩。

外公去世那年，锅边糊摊也搬走了。外婆走了很远的路，找到新摊位，仍用那只牙杯打回来。她说新摊主手艺不如从前，我却吃不出差别。外婆自己还是和以往一样，自己不吃，只坐在一旁看我，眼神恍惚，仿佛透过我在看别的什么。她的背更驼了，走路时两脚拖地声更响，像一把钝锯在锯着时光。

后来，外婆也走了。我再去福州，发现锅边糊已大不相同。摊位上摆着鱿鱼、海蛎干、干贝、花菜之类，五颜六色，价格也翻了数倍。我买过一碗，料确实丰富，汤也浓稠，却总觉得少了什么。那

简单的米香、虾皮的微咸、蒜苗的辛烈，竟成了绝响。

那一年去省城开会，特意去了趟山下的福州五中，外公家的房子早已经拆除，新建了商场和楼盘。我在附近发现一家老店，招牌上写着“传统锅边糊”。进去要了一碗，老板是个年轻人，锅边糊里加了香菇和肉片。我问有没有更简单的，他诧异道：“那样没人吃的。”我默然，忽然想起外婆的牙杯，杯底积着的一层米浆垢，那是岁月沉淀的味道。

外婆的锅边糊，终究是随她去了。世间万物，原不过是一勺米浆沿锅边浇下，凝成薄片，旋即被铲入沸腾的生活之中，化于无形。我们怀念的，从来不是食物本身，而是那个站在锅边等待的身影，那双布满皱纹却稳定的手，和那个再普通不过的周日的早晨和黄昏……

搪瓷牙杯如今不知流落何方，或许已被当作废品熔化。唯有那锅边糊的滋味，顽固地留在舌尖，成为我对福州最深的记忆。

哦，怀念以前的时光，更怀念外婆的锅边糊。

时(光)结绳

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清蒸淡水鳗鱼不仅仅是一道佳肴，它承载着生活的烟火气，更蕴含着难以言喻亲人之间的温情。

记得多年以前，每逢佳节，家中的餐桌上经常会有这道清蒸淡水鳗鱼。喧嚣的菜市场，鲜活的鳗鱼在水里扭动着身躯，那光滑的体表泛着润泽的光，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活力。我挑出一条最为灵动的，想象着它即将在我的脑海中幻化成一道美味。

记得每次鳗鱼买回家后，我总会好奇地看着妻子熟练地将鳗鱼宰杀、去内脏，每一个动作都那么娴熟。清洗干净之后，切成块状，然后淋上一层料酒，加入适量食盐，抓匀摆入盘中，将黑豆豉、生姜切片和蒜末放到鳗鱼上面，大火蒸10分钟。简单的调料仿佛赋予了鳗鱼灵魂。

当妻子把鳗鱼放入蒸锅的那一刻，我会守在厨房门口，看着那蒸腾的热气，仿佛看到生活的热情在熊熊燃烧。时间在等待中悄然流逝，厨房里渐渐弥漫起一股淡淡的鱼香，那香气如同一只无形的手，轻轻撩拨着我的味蕾，让我忍不住直咽口水，盼着清蒸鳗鱼能快点出锅。

终于，妻子小心地打开锅盖，一股浓郁的鲜香扑鼻而来，让人垂涎欲滴。热气腾腾中，那一块块色泽洁白、鲜嫩多汁的鳗鱼呈现在眼前，仿佛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出锅后倒掉汤汁，撒上翠绿的葱丝，那一抹绿色宛如春天的使者，为这道美食增添一份生机与活力。将葱头油加热至冒烟，然后均匀地浇在鳗鱼身上。“滋滋”的声响在耳边响起，那是葱头油与鳗鱼碰撞的美妙旋律。葱头油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，与鳗鱼和豆豉的味道相互交织，形成一种诱人的香气。

妻子把清蒸鳗鱼端上餐桌时，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鳗鱼放入口中，那鲜嫩的肉质在舌尖上轻轻散开，细腻而爽滑，带着鳗鱼本身的鲜美，豆豉的醇厚，葱丝的清香、葱头油的浓郁，各种味道在口中交融，仿佛一场味觉的盛宴，每一口都仿佛能品尝到生活的美好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，一边品尝着清蒸鳗鱼，一边欢声笑语，那温馨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。

每当在外面的餐馆看到清蒸鳗鱼这道菜时，我总会毫不犹豫地点上一份，然而，却总觉得那味道似乎没有记忆中那么令人陶醉，或许是因为少了家中的温暖氛围，少了亲人的陪伴。后来，我也学会当下手，一起享受“买鱼—杀鱼—蒸鱼—尝鱼”的全过程。女儿离开家乡，在异乡求学和工作的日子里，常常心心念念妈妈做的清蒸淡水鳗鱼。

如今，每次在市场看到鲜活的淡水鳗鱼，我总会想起品尝清蒸鳗鱼那些美好的时光。于是，我也试着用心制作清蒸鳗鱼这道菜。当我把做好的清蒸鳗鱼端上餐桌，看着家人满足的笑容，我仿佛又回到了旧时光，感受到那份浓浓的亲情和温暖。

清蒸淡水鳗鱼，不仅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亲人深深的眷恋。在岁月的长河中，它的味道始终萦绕在我的心间，成为我心中永恒的回忆，成为生活中最美好的馈赠。

咱家的“家庭党支部”

●蒋卫恒

验被推广，她颇有成就感。

儿媳是一名人民教师，是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，工作特别忙。她和儿子生活在离家不远的城市。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出门，回来已是星星眨眼时。虽说十分辛苦，却未道过苦说过累，脸上总洋溢着快乐。她说：学校领导和家长们对她十分期待，必须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，引导孩子们“攻城略地”。

儿子虽然不是党员，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这个家。他服务社会，工作繁忙，却从不抱怨。每次看到我们为各自的事情忙碌，他总是默默地支持。记得他有一次说过，虽然不是党员，但也是这个家的一员，更要为这个家、为社会出一份力。

目前，我还在农行上班，离退休仅几个月时间。除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外，做好“传帮带”十分必要。徒弟是个小女孩，聪颖好学，很有灵气，一点就透。单位已通知我在退休确认单上签名，说明我的人生又将进入一个新的起点。

妻子和我都是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党员，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了痕迹，却

檐(下)絮语

我有一个颇为自豪的家庭，四名成员中有三名正式党员。如果按照党章规定：有三名党员即可成立党支部，那我家岂不符合条件？于是，我们宣布成立“家庭党支部”。

我1987入党，接近40年党龄，妻子1993入党，也已30多年党龄了。儿媳30出头的年龄，也有10年党龄！

2024年，当地社区为我们家门楣上挂上“党员先锋户”牌子，全家倍感激动。

在当地的小城中，我们不过是一户普通百姓家，生活平平淡淡。有一间普通的房子，却因为那块“党员先锋户”的牌子，显得格外特别。这是一份荣誉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承载着我们一家人的初心与使命。

我的老伴已从农商行退休多年，目前竞聘参加小区物业工作，工资微薄，但她乐此不疲，常把工作带回家，不管多晚，业主打来电话她都及时耐心解决，从不推诿搪塞。最近小区被政府评为“园林小区”“红色物业”，经

蒲公英的乡愁

●高峰

叠，黄得极正。过两日，花瓣便舒展开来，像个小太阳。它的叶子也怪，边缘呈锯齿状，却又不是规整的锯齿。蒲公英的茎是中空的，折断后会流出白色汁液，沾在手上，黏乎乎的，洗也洗不掉。

初夏的蒲公英开得最好。天气再热些，花就少了。它似乎知道夏日不是它的时节，赶在春末把最美的姿态展现出来。蒲公英开花很有规律，早晨太阳出来时开得最盛，午后便渐渐收敛，到傍晚几乎完全闭合。

说来奇怪，蒲公英虽平凡，却极有

韧性。无论是贫瘠的荒地，还是坚硬的石缝，它都能扎根生长。我曾见过一株蒲公英从老屋的墙缝里钻出来，硬是在砖石间开出了花。它的种子随风飘荡，落到哪里就在哪里安家，从不挑剔。这种随遇而安的品性，倒像是乡下人的写照。

如今我离乡多年，偶尔在异乡的街头看见蒲公英，总忍不住多看几眼。城里的蒲公英长得不如乡下的精神，花色淡、植株小，像是水土不服似的。我想，蒲公英也是有乡愁的吧，离开了熟悉的土地，便少了那份生机。

超市里的爱情

●小夏

由命的样子。

记得我一个朋友曾经开玩笑般地讲她经历的一件事，她说，有一次和男友逛超市，逛着逛着男友不见了，两人居然在超市走散了，因为她只顾挑东西，他只顾玩手机。讲的时候她是当笑话说的，后来两人出意外地分手了。

所谓找对了人，其实共同语言、共同理想只是理想化的目标，真正重要的是生活的共鸣，逛超市就是重要方面。生活就是琐碎事，耐得住平凡才走得更远。

说实话，和喜欢的人一起逛超市是一件很有幸福感的事情，两人商量哪个牌子的酱油好吃，看看哪个牌子的牛奶今天打折，手推车里满满的，有我爱吃的零食，有你爱吃的卤肉，回家把冰箱也塞得满满的，不知不觉中有一种看得见未来的踏实感。

真的很美，彼此的亲近，让体会到家的温馨，其浓浓的生活气息，远超一万句“我爱你”。

以前在网上看过一个讨论话题：“你心目中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？”有个网友的回答获得的赞最多：想在下班的晚上，和喜欢的人一起做顿饭，做饭的菜是一起去超市买的。

真的别小看逛超市，这是一件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，有心的人能看出对方是不是爱生活，是不是爱你，是不是愿意和你一起经营未来的凡俗日子。

共枕星河

今天逛超市，被一对小情侣的甜蜜齁到了。在海鲜柜台前，女孩指着鱼说：“看上去好新鲜啊！”男孩一脸宠溺地看着女友，说：“那就买啊，回家我做给你吃。”随即好像想起了什么，不好意思地挠了下头说：“不过我没做过啊，不知道会做成什么味儿，嘿嘿。”女孩马上挽住男友的胳膊，甜腻腻地看着男友说：“没关系没关系，什么味儿我都会吃光光的。”

合适的人可能就是这样吧，即使在超市这样毫无情调的地方，也能见证爱情。

如果一个人对恋爱对象的爱有疑虑，不必太多提问你爱不爱我，并为此翻来覆去求证、考验、推敲，超市就是一个检验爱情的好地方。

因为你会发现，你在超市挑拣拣拣买菜买肉的时候，爱你的人会觉得很有趣，并与你一起饶有兴趣地挑选柴米油盐。而不爱你的人，会觉得很无聊，买什么随便好了。所以我总觉得如果两个人有结婚的打算，不用去远游一次，经常一起逛超市就好了。

我见过用手推车推着女友逛超市的，女友用手指哪男孩就迅速推车到哪，看着都让人眼热。也见过男孩只是负责推购物车，跟在女友后面亦步亦趋，一副听天



吴泽荣 文/摄

城市“护灯”人

喧嚣的十字路口，你高空值守。
烈日见证了，你的刚毅与温柔。